

武汉

# 文史

资料

WUHAN WENSHIZILIAO 总第95期 2000.9

亲历 亲见 亲闻

## 大型文史月刊



ISSN 1004-1737

0.9>



9 771004 173007

• 老照片 •



毛主席在武汉与小商贩交谈（一九五三年）

2003/47

# 武汉文史资料

(月刊，每月8日出版)

2000年第9期

总第95期

主 编：周志华  
 副 主 编：易 涛  
 本期责编：吴义隆  
 编 辑：徐双明  
 美术编辑：李 炜  
 发 行：江 山  
           郑汉华  
           范 力

## 政协之窗

□4 贯彻落实“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

全面推进人民政协工作

刘善壁

## 人物春秋

□6 接管武汉时期的谭政将军

莫元钦

□10 毛泽东同志的“超级特工”李明灏

高士栋

## 科海秘闻

□18 东方红一号卫星上天的台前幕后

裴高才

## 难忘往事

□23 我为周恩来让房的经过

从平权 胡功策

□25 忆在中原大学的生活片断

吴传健

## 峥嵘岁月

□27 红七军转战木兰山

肖振奎



## 宗教世界

□38 昌明方丈与书法

易新生

## 海峡两岸

□39 相逢一笑泯恩仇

——“两岸作家台北对话文学”散记 古远清

## 历史回眸

□42 记武汉解放前夕的一支红帽队

涂德深

## 人生旅途

□43 广角镜中的陈稼华

伍晓云

## 文史随笔

□45 武汉地区的古代桥梁

陈艳



宗教·历史·书画  
资料  
大型文史月刊

封面图片：武昌首义湖北军政府旧址

主编：黄鹤武汉市文史研究会

主办：武汉市文史研究会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建设大道102号

电话：027-82232066 82232067

邮局订阅：邮发代号：44-14

印制：武汉市文史研究会

刊号：CN42-0014

发行范围：公开发行

定价：4.00元

3

# 贯彻落实“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

## 全面推进人民政协工作

□ 刘善壁

江泽民总书记关于“三个代表”的重要论述，是对党的性质、宗旨和历史任务所作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新概括，是新世纪里确保我们党的先进性和战斗力的行动指南。是在新形势下对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提出的根本性新要求。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既是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共产党员当前的重要任务，也是各级人民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的头等大事。

**贯彻“三个代表”的要求，是人民政协的性质决定的。**人民政协是中国共产党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学说与人民民主思想统一起来，所创建的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坚持和完善这一基本政治制度，是从理论和实践上落实“三个代表”要求的重要内容，也是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保证。

**贯彻“三个代表”的要求，是人民政协的组成特点决定的。**人民政协最大限度地代表和包容爱国统一战线中各个党派、无党

派人士、人民团体、少数民族、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国外侨胞和各界爱国人士，其成员及所联系范围之广，超过任何组织。政协委员中拥有较多经济、科技界的高级专门人才，他们是先进生产力的促进者和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倡导者；也有相当部分委员来自思想文化领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产品的创造者和传播者，主导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政协委员是从社会各个阶层、各个方面人民群众中挑选出来的，他们从各自角度反映着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呼声。

**贯彻“三个代表”的要求，是人民政协的工作任务决定的。**邓小平同志指出：“新时期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就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努力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同心同德、群策群力，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的过程，就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不断冲破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束缚和障碍，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人民政协要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重要任务，必须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不断开拓创新，才能取得工作的实效，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

赢得社会各界的支持，赢得人民群众的满意。

贯彻“三个代表”的要求，是人民政协的主要职能决定的。人民政协的主要职能是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参政议政能否参到关键处、议到点子上，所提意见和建议能否为党和政府所采纳，政协工作能否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关键取决于所提的意见和建议是不是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不是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不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正是由于“三个代表”的要求，与人民政协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因此，当前各级政协一定要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政治敏锐性，牢牢把握“三个代表”的精神实质，以“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指导，切实做好面向新世纪的人民政协工作。

**第一，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不动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优势和特点，是合乎中国国情、合乎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我们过去坚持这一制度，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坚持这一制度，使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

展，祖国不断繁荣昌盛；在实行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今天，我们仍然要依靠这一基本政治制度。各级政协要按“三个代表”的要求，站在实现跨世纪宏伟蓝图的战略高度，进一步增强做好政协工作的光荣感、责任感，毫不动摇地贯彻执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这一基本政治制度。

第二，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解放思想，开拓创新，促进政协工作不断在新的起点上实现新的跨越。一是要不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始终把“三个代表”作为检验政协工作的标准，紧密结合实际确定工作思路，努力推进我国社会生产力的不断解放和发展。对符合“三个代表”要求的工作要敢于去抓、敢于去做。二是要不断地开拓创新，在继承发扬行之有效的工作经验的基础上，高起点、高标准拓展人民政协的工作领域，以适应人民政协事业不断发展的需要。三是要不断地发挥自身优势，讲真话、做实事、求实效。四是坚持到实践中去，到群众中去，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有所发明，有所创造，不断提高人民政协的工作成效。

第三，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把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作为政协履行职能的着眼点。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一项伟大的事业和深刻的革命，对党和国家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人民政协要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始终坚持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发展是硬

道理”的思想，找准服务大局与发挥政协优势的结合点，深入实际，把握全局，选择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长远意义的重大战略问题，广泛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立论，努力提出具有前瞻性和可操作性的意见建议，促进党和政府民主科学决策，更好地履行政协职能。

第四，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坚持两手抓，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先进文化既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晶，又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影响着人的精神和灵魂，渗透于社会各个方面。各级政协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努力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大力倡导和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坚决抵制消极腐败的精神产品。特别是教育界、社科界、文化界的政协委员要充分发挥自身的专长，本着对社会、对国家、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通过辛勤的劳动和创造，促进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提供思想保证和智力支持，促进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和共同进步。

第五，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把促进团结和民主的工作做得更好。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人民政协成立 5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实行团结和民主，是人民政协性质的集中体现，是人民政协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根据，是人民政

协推往开来的方向和使命。”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不同地区之间、不同阶层之间、不同人群和个人之间的利益差异和矛盾将会增多，各级政协要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高举团结和民主旗帜、坚持群众观点、始终把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政协工作的落脚点，要充分发挥人民政协在协调关系、化解矛盾、沟通意见，理顺情绪、维护稳定等方面所具有的特殊优势和作用。组织好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围绕着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献计献策、建言立论。要进一步加强同各界人士和人民群众的联系，关注人民群众的痛痒，加强对人民群众反映突出、呼声较高问题的监督，及时了解和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要认真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批评和建议，敢于讲真话、实话，帮助党和政府努力改进工作，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形成各界人士同心同德、万众一心的政治局面。要发挥对外联系广泛的优势，加强海外联谊，将海内外一切拥护社会主义、拥护祖国统一的各界人士组成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总之，人民政协作为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实现国家基本政治制度的重要机构，要认真贯彻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身体力行地投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努力开创人民政协工作的新局面。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武汉市政协主席）

# 接管武汉时期的 谭政将军

## 碑 迹 将 写

□ 莫元钦



谭政将军是湖南省湘乡县人。他生前曾先后两次来过武汉，和江城人民一起生活过、战斗过。他在武汉的日日夜夜，有许多动人的故事。

谭政将军第一次来武汉，是1927年春大革命时期，年仅20

岁。他找到了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特务营营长陈赓，因为陈赓既是他的同乡，又是他的夫人陈秋葵的哥哥。陈赓把他安排在特务营二连当文书。

当时武汉正值大革命高潮，革命歌声日夜不断，响彻大江南北，富有美好革命理想和抱负的谭政，精神振奋，热血沸腾，他把自己置于大革命洪流中。这时他觉得父母替他取“谭世铭”这个名字不好，不合革命的时宜，有封建主义色彩，遂将“谭世铭”改为“谭政”，还特地写了一封信寄回家告知爱妻陈秋葵。可见，他当时追求革命是多么的热衷、真诚。

谭政投笔从戎之前，是湘乡

东山学堂的毕业生，熟读《四书》、《大学》、《幼学故事琼林》、《诗经》等古典著作，精于之乎者也，却未曾受过军营艰苦生活。他来到武汉军营里，开始很不适应，尤其是每天繁忙又紧张的军事演练，让他这个书生吃尽苦头。日晒雨淋，摸爬滚打，累得他腰酸背痛。每次军事演练下来，四肢疼痛难忍，浑身上下像散了架似的。但他从不言苦，咬紧牙关苦练杀敌本领，终于闯过了难关。他为自己艰苦磨练有了长进，而感到高兴、欣慰。

不过，最让谭政感到高兴的是特务营连队那些革命书籍，他生长在湘乡穷乡僻壤，从来没有看到过《响导》、《中国青年》、《共产党 ABC》等革命刊物。他喜得眉开眼笑，如饥似渴地一本一本去读，越看越觉心明眼亮，神采飞扬。他渴求知识，特别渴望学到更多的革命理论知识。他怀着喜悦的心情，写信给陈秋葵，字

里行间这样说：“……这些我从未见过的书刊，我如数日不食，狼吞虎咽阅读。”

正在谭政孜孜不倦阅读革命书刊的时候，中国大地风云突变，乌云翻滚、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没多久，汪精卫也叛变了革命，国共合作彻底破裂，宣告大革命失败。国民党血腥屠杀共产党人，陈赓被撤了特务营营长职务。谭政被迫离开武汉，他凝望着武昌蛇山上的黄鹤楼，含着热泪咏诵崔灏的诗句：“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他盼望有一天长虹卧波，红日高悬照武汉，江城五月落梅花。

斗转星移，22年过去了。1949年5月武汉解放，谭政第二次来武汉。他和陶铸坐着一辆军用吉普车，在锣鼓声和百万市民的欢呼声中，穿过汉口中山大道，驶入一元路，在德明饭店（现汉口江汉饭店）门前停住。车门打开，身穿灰色棉布军装，头戴灰色军帽，胸前佩戴“中国人民解放军”徽章的谭政将军走下车来，戎马倥偬，南征北战，他已是42岁的中年人了。他那冬瓜型的方脸，显露出刚毅、果断、沉稳的气质，他那炯炯有神的眼睛，迅速扫视一下德明饭店四周的环境，便和陶铸迈着军人的步伐，走进门去。他和陶铸同志将在这里，领导全市广大军民接收武汉。

谭政将军又在武汉江城开始新的战斗生活。

### 接管前的准备

谭政和陶铸走进德明饭店，5天之后，武汉市军事管制委员

会宣告成立，谭政任主任，陶铸任副主任。刚创刊不久的《长江日报》在头版以通栏标题报道这一特大喜讯，武汉百万民众欢呼雀跃，敲锣打鼓，到市军管会办公所在地——德明饭店祝贺。谭政笑哈哈走出来，欢迎前来祝贺的群众，挥手致意说：“欢迎大家，同志们辛苦了。我们并肩携手接管武汉，改造旧武汉，建设新武汉。”

他的话说得很动情，很有感染力，同志们激动地振臂欢呼“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谭政热烈鼓掌，同志们立即沸腾起来。

市军管会成立的第二天，谭政以军管会名义发布第一号布告，向广大军民示知，军管会是“军事管制时期的最高权力机关，统一全市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管制事宜。”第三天，他又以军管会名义颁布第二号布告。禁止国民党伪金圆券在市场流通，规定市场交易一律使用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钞票，违者追究责任。这对于稳定金融正常流通，恢复生产，发展经济，繁荣市场，起到了重要作用。

谭政将军为了保护江城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稳定，确立革命新秩序，铺平接管城市道路，他连续发布了这两个布告。几十年的戎马生涯，他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

谭政和陶铸都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的。谭政是四野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陶铸是四野政治部副主任，他们是从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冲杀出来的战友，二人拍档共事，谭政十分高兴。

眼下，摆在谭政和陶铸面前的任务，是行将全面地完整地接收江城武汉。这需要大批得力的干部。党中央为接管武汉，从东北、华北、中原和华东抽调一批干部来武汉参加接管工作。谭政非常重视这批干部，认真了解他们的情况，其目的在于知人善任，做到人尽其才。

当他翻阅了材料，了解到这批干部中有参加过长春、沈阳、天津、济南、石家庄等城市接管的，有刚从战火纷飞的战场上下来的，有经历过腥风血雨地下斗争的，有具有专业技术又有实践经验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共同特点，政治可靠，思想过硬，工作积极，遵守纪律。他感到很高兴，满意地说：“不错呀，都是些好干部，好同志。”“眼下，中央一时难以抽调更多的干部给我们，人手不够怎么办呢？我们就地取材，从武汉地下市委和各城工部，挑选一部分优秀的同志，再从南下作战路过武汉的部队里，选择一些有经验的同志留下来。这样，接管干部问题就解决了。”

陶铸说：“这倒是个主意。”

谭政说：“时间紧，任务重。事不宜迟，得尽快安排人去做好这项工作。”

正说着，市公安总局局长朱涤新走进办公室来。谭政笑问：“朱局长又来了，是不是又破获了国民党的潜伏组织？”朱涤新说：“我这次来不是向首长汇报破案工作，而是向首长报告……”他说，路过武汉到海南岛十五兵团任组织部长的谢溢群是他的老战友，而今住在汉口黎黄陂路军人招待所里，过两天就取

道长沙南下报到，希望军管会把谢留下来，安排到公安总局任副局长。

“你说的谢滋群同志，我认识他，也了解他。”谭政说，“他是长征路上保卫局的侦察科长，到了延安后，还在我们后方政治部工作过。小谢不错，快把他留下来。”

朱涤新说：“我和他谈过了，他不肯留下，说什么不愿离开部队。”

谭政说：“他的工作我来做，我会说服他留下的。”

在谢滋群离开武汉

南下之前，谭政特地找他谈话，说市军管会已研究决定，把他留下来，安排到市公安局任副局长，负责政权方面有关部门的接管工作。谢滋群听到老首长这么说了，工作单位和任务都已确定下来了，不好再说南下的话了。

这时，陶铸吩咐有关同志去地下市委、城工部以及路过武汉的部队，抽调接管干部，工作进行得也很顺利，很快把人员集中起来了。

“总共有多少人？”谭政关切地问陶铸。

陶铸回答说：“有300多名。”

“好呀，有300多名太好了。”谭政心里挺高兴的。但他想，这批干部绝大多数熟悉城市情况，这有利于接管工作，可是他们对接管城市的方针政策并不了解，需要整训，进行方针政策、组织纪律、思想转变教育，提高认识，掌握政策，方可投入战斗。他对陶铸说：“老陶，你安排



双管齐下

一下，指定专人负责，把这些同志来个短期整训，组织他们学习学习，提高提高。”他一字一顿地说：“大政方针确定之后，干部是关键啊！”

陶铸明白谭政的意图，接管任务迫在眉睫，没有更多的时间让同志们坐下来学习，来个短期整训，这是非常必要的，他立即安排有关同志去完成这项任务。

#### 双管齐下

6月2日，谭政下令接管人员进入被接管的单位和部门，迅速地全面地接收国民党在汉的政权机构及官僚买办资产。出发前，他语重心长对同志们说：“党中央和毛主席交给我们接管武汉的任务，既艰巨又光荣，我希望大家团结一致，紧紧依靠工人阶级，齐心协力打好这场战斗。”他的话简单扼要，没有激昂的口号，也没有漂亮的词句，但字字

句句都是同志们心里所想的，口里要说的话。

谭政清楚，武汉是和平解放城市，潜伏在城里的土匪、特务和反革命分子决不甘心灭亡，他们会从黑暗的角落里钻出来，兴风作浪，破坏捣乱。我们接管城市，他们定会搞反接管。

果然不出谭政所料，接管工作刚刚铺开，就发现匪特分子冒充军管会的接管人员搞假接管，敲诈勒索，妄图把水搞混，破坏我党接管工作。谭政得知这一情况，立即同陶铸商量决定，以军管会名义，发布第三号布告以示各界，说明军事接管人员均佩戴军管会的臂章，并持正式文件到被接管单位，如不具备上述手续，均属冒充接管之徒，一切被接管的机关、企业有拒绝交代及控告的权利。别看此布告寥寥数语，却令那些反动分子无空可钻，心惊胆战。

敌特冒充军管会人员搞假接管没门了，敲诈勒索也没辙

了，他们暗地里煽风点火，造谣惑众。胡说什么“第三次世界大战很快就要打起来，国民党很快要打回来，谁跟共产党亲，就得砍头。”还恫吓说“谁要是亲近接管干部，谁的脑袋就得落地”。许多工人群众很害怕，见到接管工作队员绕道走，遇事慢开口，接管工作一时难以开展。

“狗东西，太嚣张了！”谭政听了同志们汇报，气愤地一拍桌子说：“这是一场尖锐激烈的接管与反接管斗争。我们必须严厉地打击隐藏在城里的土匪、特务和一切反革命分子！”他一面找军政、交通、物资、文化四个接管部的负责人开会，要求他们向广大工人群众大力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紧紧依靠工人阶级，充分发动群众，搞好接管。一面找市公安局局长朱涤新、谢滋群等同志谈话，要求他们采取有力措施，狠狠打击匪特分子，为接管城市保驾护航。紧接着，他以军管会名义，颁布《武汉市国民党特务人员申请悔过登记实施办法》。指出，凡本市一切国民党的特务人员，必须迅即到公安机关悔过登记，否则严惩处。

谭政连砍了这三大板斧，匪特的嚣张气焰一下子被打了下去，为接管工作铺平了道路。他笑对同志们说：“那些狗东西，好比路边的臭垃圾，你把它铲除了，就没有臭味了。”

同志们听他这么说都笑了起来。

接管工作顺利进行，谭政召集军管会有关同志开会，商讨边接管边恢复生产事宜。他在会上说，白崇禧这个狗东西，盘踞在武汉这些年，可把老百姓坑苦

了，弄得工人没工做、没饭吃、没衣穿，穷困潦倒，浪迹街头。解放了，我们得设法让失业工人有工做、有饭吃、有衣穿。我们来个双管齐下，接管与恢复生产同时进行。接管推动恢复生产，恢复生产加速接管的步伐，夺取接管城市和恢复生产双胜利。他为武汉和老百姓的衣食住行操心啊！

同志们很理解谭政的心情，民以食为天，工人群众饿肚子，他坐立不安，也睡不着，他急民众之所急，想百姓之所想，他的品格、他的精神激励着大家，同志们赞成双管齐下的方针，把接管与恢复生产结合起来，同步进行。

统一了认识，谭政以军管会的名义，把武汉工商界民主人士请到德明饭店来，用招待会的形式，让大家坐到一起，共同商讨恢复生产与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建设新武汉大计。谭政还特地请来了时任湖北省政府主席的李先念、武汉市委书记张平化、市长吴德峰、武汉警备司令肖劲光等出席招待会。

谭政看到 120 多名工商界民主人士济济一堂，心里说不出有多高兴。陶铸主持招待会，他上台讲话：“同志们，今天下午，我们军管会举行这个招待会，请大家来一块商量恢复生产、发展生产与繁荣经济问题。”他像和朋友谈心那样，用亲切的语调说：“眼下，武汉的首要任务是恢复生产，恢复城乡联系，恢复对外贸易，发展生产，支援前方打胜仗，建设新武汉。我希望大家出主意，想办法，请同志们发表意见。”

接着，民主人士张难先、李

范一、张吟秋、李西屏、陈经畲、唐午园等先生在会上发言。招待会洋溢着党和民主人士通力合作的气氛，谭政感到十分高兴。

此后，凡是武汉市委、市政府或中原职工总会筹委会召开有关恢复生产发展生产的会议，谭政不管有多忙，都挤出时间参加，到会必定讲一讲。他说不恢复生产不行啊，不尽快恢复生产，失业工人没有工做，就没有饭吃，就得饿肚子。他把武汉人民群众的冷暖全装在心里。

由于边接管边恢复生产方针和措施正确、得力，随着接管城市工作的深入开展，恢复生产也逐见成效，这给武汉人民群众带来了新的希望，带来了新的生活。谭政看到武汉一天一天好起来，觉得很开心。

历时 3 个月，市军管会接管武汉胜利结束。

谭政担任武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期间，家住汉口原杨森公馆（现市委书记院内）。他的夫人王常德（原配夫人陈秋葵早已去世）在武汉炮校幼儿园当园长。他们没有子女，每天他们早出晚归，无牵无挂，忘我地为革命工作。

他在武汉住了半年后，离开黄鹤楼去北京了。他为新武汉操过心、出过力、流过汗，特撰写本文纪念他，缅怀他，武汉人民永远忘不了他。

（作者单位：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

编 辑 徐双明

# 毛泽东同志的

## 「超级特工」李明灏

□ 高士振



在中国漫长而又艰苦的革命岁月中，有一位国民党的高级将领，长期活动在敌人的心脏里，按照毛泽东的密令行动着。

### 冒险营救共产党人

1927年5月21日深夜，长沙城里突然枪声大作。奉武汉国民政府第六军军长程潜和党代表林伯渠之令，赴长沙招兵的李明灏从睡梦中惊醒。他披上军装，跑上凉台，只见满城都是兵，不知出了什么大事。便急忙带上手枪，跑下楼去探个虚实。这时，第二团团长共产党员李隆光，从外面跑进来，气喘嘘嘘地向他报告：“经实地侦察，得知何键命令许克祥袭击省工会、省农会和一些革命组织，正在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师长！怎么办？”正在这时，一个血迹斑斑的工人模样的人，随卫兵跑到他的面前，急匆匆地说道：“我找李明灏师长。”

“我就是！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来人未有答话，从嘴里抠出了一个纸团，交给李，就钻进了夜幕中。

李明灏将李隆光拉进里屋，急忙打开纸团，几行苍劲有力的草书映在眼前：“国共合作破裂，共产党人将遭到大肆捕杀，

请设法营救。”落款为：“毛泽东”。李看过纸条后大吃一惊，将毛泽东的密令折好，放进了贴身的茶叶口袋。这位对国共合作充满了信心，并在几月前就向共产党代表林伯渠要求加入共产党的国民革命军的少将师长，脑海里浮现出了他与毛泽东交往的一些情形。

突变的形势，令李明灏不完全点犹豫，他即令李隆光：“你带领部队全副武装，马上赶到省工会、农会去抓共产党，抓的越多越好。”

黎明时分，李隆光带着部队果然抓回了80余名男女工人和农民。李明灏把李隆光叫到一边，贴着他的耳根交待了一番。李隆光立即将抓来的70多名男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关”在大房间，把6名女共产党“关”在楼上的小房间里。

“不准走动，紧闭大门。”李明灏向部队宣布了禁令。

突然，“咚咚咚”一阵急促的撞击大门声传来，李明灏紧握手枪，带领一班人马走到大门口一字排开。

“谁？干什么的？”李明灏大声问道。

“我们是奉许团长的命令，搜查共产党的！”门外尖声怪气地叫喊着。

“我们这里是第六军招兵司令部，没有共产党，请走吧！”李明灏大声解释道。

“不行！我们团长说什么地方都要搜查，不能漏掉一个共产党。”门外的军官一边嚷着，一边用枪托使劲地砸着门。

“混蛋！”李明灏火了。

勤务兵刚把门一打开，一个

满脸黑麻子的中尉排长带着20多个士兵想往屋里冲，李明灏一个箭步堵住了去路，大喝一声：“站住！不相信我们是招兵的吗？可以进去看看，但要规矩点。”

大麻子见是一位少将，刚才的威风去了一大半，只有老老实实地跟在李明灏等人的后面向后院走去。

来到后院，大麻子定眼一看，果然是群新兵在练操，立刻点头哈腰说：“长官，对不起！对不起！”带着部下灰溜溜地走了。

原来，李明灏知道许克祥要挨家挨户搜查共产党，便叫伙房准备了90人的饭菜，让抓来的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吃饱，除了6位女共产党不便装新兵仍在楼上休息外，其余的都换上了新军装，在李团长的统一指挥下练操，才混过了刚才那一关。

为防万一，李明灏增设了岗哨，并派李隆光等人刺探何键、许克祥反革命政变的消息，得知在短短的3天里，贾云吉、李异云等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及工农革命群众约4000余人惨遭杀害和逮捕，省委书记李维汉等领导的家也被抄了。何键还命令许克祥派特务到处搜查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毛泽东。腥风血雨的长沙城不是久留之地，李明灏决定按照毛泽东的密令采取行动，营救共产党人尽早逃出虎口。

3天后的早晨7时，李明灏命令部队提前开了饭。饭后给装成新兵的共产党人每人发一支步枪扛在肩上，夹在老兵中间，拉到郊外去搞军事演习。全副武装的李走在最前面。刚出招兵司

令部不远就碰到了许克祥设的关卡，一位连长挥动着手枪，拦住了去路，气势汹汹地盘问李明灏。李耐着性子一一作了回答，但那连长就是不放行。李隆光“咣”的一声把手枪上了膛，冲向前去，抓住那连长的衣领，用枪口顶着他的太阳穴，“我们是国民政府直接指挥的军队，你管得着吗？不放行老子毙了你！”

“毙了我也不放行，这是许团长的命令。”

“什么许团长，冲过去。”李隆光一声令下，部队冲进了哨卡，但那位连长已发出了暗号，三边工事上都架起了机枪，李明灏急忙命令部队卧倒，子弹上膛，准备还击。

正在这时，许克祥亲自带领巡逻大队正好路过这里，李明灏一跃而起，迎了上去，“许小弟，我们都是国民政府的部队，你执行戒严公务，我执行招兵公务，本来是井水不犯河水，但你的部下竟想动武，请你好好管教管教。”

“官大一级压死人”，许克祥一看对方官职比自己高两级，只好命令哨卡收起了机枪。但狡猾的许不吭声不吭气，一双贼眼一个劲在穿新军装的新兵身上直打转，他前看后看，左看右看，转了一圈又一圈，最后才撕了一张特别通行证递给了李明灏。就凭这张特别通行证，李带着部队顺利地通过了七八道关卡，来到岳麓山下。他叫那些装成新兵的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脱下了军装，换上了老百姓的衣服，又送了一程，并嘱咐他们到农村去寻找党组织，重新干革命。李目送同志们走远后，命令部队胡乱地放了

一阵枪，才回城。

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长沙城，进行反革命政变的何键仍在抓人、杀人、放火、抄家、岗哨、关卡设的更多了，查的更严了，这一切都使李明灏更加着急，男的可以装成新兵出走，女的又怎么办呢？他想来想去，最后终于想出了一个好主意，他叫妻子打扮成官太太的样子，坐在一顶高级的轿子里，叫6位女共产党扮成女佣人，分坐在轿子两边，夹在部队中间。李隆光团长带一个班在前面开路，李明灏自己带一个班在后面压阵，装着陪太太去郊外游玩的样子，大模大样地朝城外开去。不到半个小时，队伍就被何键设的关卡拦住，他们仗着人多势众、蜂拥而上，一下将李明灏的部队切成三截而包围了。特别危急的是何键的部下端着刺刀，掀开了轿门帘，逼出了李的妻子，并将明晃晃的刺刀对准6位手无寸铁的女共产党进行盘问与侮辱。气得李隆光几次带兵冲出包围圈，去救师长、救女共产党人，但都因寡不敌众而失败。

对峙的双方虽暂未动真刀真枪、但互相推拉叫骂不停，发展下去，大有动武之势。忍无可忍的李明灏，看到6位女共产党随时都有露出破绽而被捕的危险，便大吼一声：“住手！不要欺人太甚，”举着手枪，凭着个大力足冲出了包围圈，正当他向轿子靠拢的时候，几十条长枪张着黑洞洞的枪口，把他团团围住了。

“叭叭叭”朝天连放3枪的李明灏大声喝道：“谁敢再侮辱平民之女，我就宰了谁。”话音刚落，“哗啦啦”一阵步枪上膛

声，围着他的几十条步枪一下子都举了起来，只听得老长的一声“预备”……

“不准开枪！”一位高级将军翻身下马，包围李明灏的士兵立即闪开一条道路，李定眼一看，来人正是十五军军长何健。

“何将军！我执行程潜将军之令来长沙招兵、忙碌数日，今天带我夫人到郊外去散心，可你的部下竟在光天化日之下调戏我的太太，还要用乱枪打死我，我要告到蒋总司令那里去问你的罪！”李明灏铁青着脸气愤地说道。

“对不起！李将军，部下无知请多多海涵。”说罢，把马鞭一扬，“都是些饭桶，还不赶快夹道欢送李将军出城。”

李明灏重新整理好了部队，从容地向郊外走去。送走了6位女共产党后，李才回到城里。就这样，他将“马日事变”中营救出来的80多位共产党人和积极分子全部安全地救出了虎口。后来，这些同志都找到了毛泽东，成为了秋收起义的骨干。

#### 深入虎穴巧取秘图

1930年11月至1931年9月，毛泽东和朱德等人，以创造性的“敌进我退，故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术，连连打败了蒋介石的三次“围剿”。但神机妙算的毛泽东断定蒋介石绝不会甘心失败，必定会发起更疯狂的第四次甚至第五次更大规模的“围剿”。

在井冈山的山坡上，双手叉腰的毛泽东时而低头沉思，时而远眺苦想。

突见朱德拿着一封信快步走来，“总政委，这是上海地下党

组织转给你的。”

“啊！”感到十分惊讶的毛泽东连忙接过信，拆开一看，“李明灏！是不是1924年经你介绍，经常请我与恩来到广州北校场陆军讲武学校讲课的那位教育长？”

“正是他，听地下党组织的同志们讲，在‘马日事变’中他按照你的秘密命令，营救出了一批共产党员和工农积极分子，结果被人告到老蒋那里去了，要不是一些人力保，险些脑袋搬家，但他没有后退，继续与聂荣臻等同志秘密联系，又帮助我们收集了不少重要军事情报，并从中得知蒋介石要向井冈山发动第四次更大规模的‘围剿’，所以他坚决要求上山，说是要助你一臂之力。”

经朱德提及往事，毛泽东对李明灏产生了更大的信任感，正为井冈山反围剿急需军用地图而犯愁的毛泽东对朱德说：“助我一臂之力！这很好哇！能不能请他帮我们搞一些反围剿用的军用地图？”

“好！总政委，我一定叫地下党组织向李明灏转达你的指示。”年近半百的朱德像年轻的战士一样，大步流星地向山下走去。

不久，在上海等待上山的李明灏，接到了毛泽东的密令，他风雨兼程赶到了武汉，利用过去的老关系，打进了设在武汉的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担任了少将参议，并负责作战业务。

上班的第一天，面对一张张精致的军用地图，李明灏心急手痒，恨不得一下子将“总部”的所有军用地图统统拿走，插上翅膀

飞向井冈山，亲手送给毛泽东。面对军用地图有些发愣的李，暗暗地警告自己，绝不能出一点乱子。的确，当时武汉“剿总”的总司令是蒋介石亲自挂帅，副总司令是张学良，特别是主持日常工作的秘书长杨永泰为人奸诈、诡计多端，李深知在这种情况下，“借图”如同虎穴取食，龙口抢珠，绝非轻而易举之事。

第二天，他一上班借来了十几张军用地图，趴在桌子上时而用多功能作战绘图尺，这里量量，那里比比，时而用铅笔在绘图纸上画着各种符号。他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一天二天三天，坚持干着自己的作战业务研究。一天上午，正当他聚精会神工作时，一位长官模样的大人物，走到他的身边低下头认真地看了好一会后，拍着他的肩膀高兴地说：“好极了！我们这里就是需要精通作战业务的人才。你叫什么名字？是那个学校毕业的？”打断了思路的李明灏“啊”地一下站起来，一一作了回答。当长官知道他是日本士官学校的早期毕业生时，便更加满意地说：“你在这里搞作战业务正好对口，今后你就负责整个总部的作战业务的研究工作。”并叫来机要室的女秘书，“这位是李参谋，今后作战业务研究小组的军用地图均由他一人负责借用，要尽量提供方便。”这位“大人物”就是蒋介石的心腹，主持日常工作的秘书长杨永泰。

得到上司夸奖的李明灏反而变得更加老练沉着了，几天来，他还是如往常一样，借多少登记多少还多少，手续齐全，彬彬有礼。这一来又得到女秘书的

好感。时间一长，女秘书对一表人材的李明灏打破了惯例，要多少，要什么样的，都由李自己进机要室打开保险柜自由地挑选。本来可以下手的李还是时时警告自己，他仍旧规矩地遵守借用军用地图的一切规章制度，有时还帮着女秘书收拾摊子，使女秘书更加感动与信任。

不知不觉一个月过去了，察言观色的李明灏认为时机已成熟，他采取了多借少登记、勤借勤还等办法，开始一天搞十几张，后来搞二十几张，甚至三十多张，顺手锁进自己的地图桌内，等到他值班时，再乘机装进大皮箱里，日积月累，大皮箱已装了一大半。但他并不满足，为了给毛泽东多带点礼物，他决心再多借一些。

谁料，机要室传出了丢失军用地图的爆炸性新闻，杨永泰立即在总部掀起了查找军用地图的风潮，李明灏好几天都不敢行动了。好在有女秘书“李明灏最规矩”的口供，又有杨本人的好印象，李才未卷进漩涡之中。查来查去，一位中校作战参谋因不慎丢失了2张军用地图，做了平息这场风波的替罪羊而完事。

幸免的李明灏，心中老惦记着井冈山上盼望军用地图的毛泽东，他又开始冒险行动了。表面上变得更守规矩的李，改变了“借用”地图的办法，他经常把几张当一张数，有时看准机会，来个顺手牵羊，一搞就是几十张，更是不留半点蛛丝马迹，如此这般，收获不少。一天他值班到深夜，正当他从地图桌上拿出地图往大皮箱里装的时候，一道强烈的手电筒光柱向他这边扫来，他

迅速将大皮箱往床底用劲一推，马上拿出白天画的作战地图平铺在桌上，再将众多的绘图工具放在桌上，然后趴在桌上装着打盹的样子。当查班长官开门进来时，看到李明灏累得睡着了，他走向前轻轻拍醒了李，感动得说：“已是深更半夜了，还在研究作战业务，真不愧为我们党国的好将才。”

李明灏假装揉了揉眼睛，然后站起来，眨了眨眼一看，原来是作战处长，李马上说道：“处长辛苦了，本人业务浅薄，不加紧苦练难以胜任长官交给我的重任，我只有笨鸟先飞，多熬点夜。”

作战处长关切地说：“明天再练吧！还是早点休息。”说完，就退出了值班室。

就这样，机智的李明灏几次都化险为夷。经过几个月的努力，他终于将毛泽东要的军用地图都“借”齐了，他立即用暗号通知地下党人刘仁霖，刘立即派了一名湖南妹子，化装来到武汉，与他接上了头。

李明灏跟上司谎称是自己的表妹，马上要到国外留学，出发之前特来武汉买些东西，并请了一天假，陪着那位“妹子”到大市场的确实了不少东西回来。怕夜长梦多的李明灏，当天下午就办好了夜间特别通行证。到了晚上8时，他特地向杨永泰请了假，说是送表妹上船。8时15分已换上便服的李和打扮成官太太的“湖南妹子”已坐上了黄包车。

在昏暗的路灯下，黄包车向码头飞驰而去，约莫10分钟的光景，便来到了第一道岗哨，李

明灏掏出特别通行证，晃了晃，哨兵就打开了铁门。又过了十多分钟，黄包车正准备向一条巷子拐弯时，一群便衣警察突然从黑暗中窜出来，挡住了去路，李照例把特别通行证一晃，可对方根本不吃这一套，几个人冲上来，七手八脚地把李和“湖南妹子”拉下了车，然后提下大皮箱，砸开了锁。“湖南妹子”一看不好，机密即将暴露，便发疯似地扑过去，拉着便衣警察又撕又打、不准他们开箱，李怕“湖南妹子”吃亏，一把拉过来，抱在怀里保护着。费了一番周折，警察打开了大皮箱，一看里面全是一些换洗的衣服和女人的用品，他们大失所望，弄得“湖南妹子”也摸不到头脑，但有几个警察还是不相信，用警棍围着黄包车这里敲敲，那里捅捅，正当一个领头的捅到车底觉得声音有些异常的时候，“不妙！”李明灏险些叫出声来，但马上镇定下来。李掏出军官身份证件，给那个领头的看，“少将参议还坐黄包车。”领头的有些不相信，李马上说：“难道我与太太奉命打进苏区搞情报工作，还要大张旗鼓不可吗？”他看了李与“湖南妹子”几眼，觉得像是搞秘密工作的打扮，于是几个对不起后，吆喝着那帮人走了。

李明灏与“湖南妹子”又坐上了车，黄包车换了一条小道拐进了地下党组织联络点，大门打开了，黄包车推进了客厅，踩车的师傅从车底的夹层中拿出了大皮箱。“老李同志，你的任务完成得很好，我代表党组织感谢你。”李一愣，“湖南妹子”在一旁笑着说：“他就是我们地下联络点的负责人老王同志。”李紧握

着王的手，叮嘱他说：“请连夜速转，越快越好，毛泽东同志急等着地图用哩！”

“请老李同志放心，快回总部吧。”临别时，老王传达了刘仁霖的指示：“党组织叫你务必寻找借口，马上离开武汉，以免遭灾。”第二天李在上司面前要求去河南慰问冠英杰部，紧接着又借去南昌向陈诚汇报情况为由，到了南京。

过了好一段时间，才听到武汉“剿总”丢失了大批军用地图，查来查去没有一点线索，杨永泰怕负责任，就把此事按下去了，使这件悬案不了了之。

一大批军用地图，迅速送到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手里，他们如获至宝，三位卓越的军事家，在军用地图的帮助下，如虎添翼，他们巧布神兵，出奇制胜，全歼了国民党五十二、五十九、十一这3个师。击毙了师长李明，活捉了师长陈时骥，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在飞机、大炮掩护下的50万大军疯狂进攻井冈山地区的第四次大围剿。

## 苦口婆心力劝虎将

到了南京的李明灏，开始从事军事教育工作，由于他的博学多才，又取得了蒋介石的信任，重新晋升为中将军衔。在此期间，他曾以教坛作掩护，智斗别动总队长康泽，使400多名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免遭暗杀。他还按李维汉的密令，将地下党人黄龙安插在第一战区长官程潜身边工作，为我军收集了不少很有价值的情报。从1933年至1947年间，他又多次冒着极大的风险，为我党作了大量的工作。

1949年2月18日，解放军

百万雄师即将飞渡长江的前夕，蒋介石命令他的虎将陈明仁，以华中剿总副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官的身份，率领七十一、二十九军开赴长沙。不久又把扩编的一〇二、一二三、一四、一〇〇军及3个旅的部队交给他指挥，命令他像四战四平那样死守长沙城。一切安排妥当后，老蒋胸有成竹地认为，他的学生与爱将陈明仁，在湖南会拼尽全力为他阻击即将南下的人民解放军。

6月上旬，程潜已通过湖南省委地下党组织将起义《备忘录》转呈了毛主席。毛主席看后立即亲笔起草了“赞同程潜和平起义方针和部署”的密信，迅速通过李明灏送到了程潜手里。但严重的问题是，早有觉察的蒋介石已经先下手了，他剥夺了程潜的兵权，还秘令白崇禧威逼程潜，如果不听命令，就叫陈明仁把他杀掉。徒有空名的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的程潜，此时不但是光杆司令，而且还在蒋介石等人的严密监视下，所以说湖南和平起义大计能否实现，关键在于掌握兵权的陈明仁身上。

自毛主席指挥的渡江战役打响以后，蒋介石更加紧了对程潜的控制和对陈明仁与解放军决一死战的督促。面对越来越严峻的形势，毛主席正为物色一位最得力、最可靠的人去专门做陈明仁的工作而着急。

“我看李明灏可以胜任。”周恩来提醒主席说。

毛主席扭过头来望着周恩来，希望能听到他更多的理由。

“经过几十年的生死考验，李明灏已成为我们的挚友了，更

重要的一点是，他是陈明仁的老师，而且私交很好。”周恩来十分肯定。

毛主席听了，满意地点了点头说：“好吧！就叫他去。”周恩来将毛主席的秘令传达给了李明灏。

7月26日，四野和中原局的领导，遵照毛主席的批示成立了以金明为首的5人谈判代表团，力保李明灏做陈明仁的工作取得圆满成功。当天，当5人代表团一到平江时，陈明仁马上派他的亲信程星龄和李君九、开专车独接李明灏一人入长沙城。陈明仁的这一着，打破了5人代表团的事先安排，除李本人外，其余4位都考虑到长沙城内情况十分复杂，一致反对他孤身一人进城。李却坚持：“是毛主席派我来专门做陈明仁的工作，理当前往。如果不去，陈明仁会说共产党没有谈判诚意，第一次就失信，难保和平解放大计成功。今天他主动邀请，正中我意，我是非去不可。”他不管4位代表同意不同意，已走出了大门，招呼程星龄与李君九上车启程了。

军车在公路上如闪电般地奔驰着，李明灏望着窗外的田野与村庄，不由得想起这次行动是关系家乡人民生死攸关的大事，实在是责任重大。

车进入城区，又拐了几道弯，来到了陈明仁的司令部。李明灏认为他的学生会出来迎接自己的，哪知当他一下车，全副武装的哨兵一个立正，分立在大门的两边，给李来了一个下马威。

当程星龄把李明灏领到陈明仁的办公室时，昔日的学生对

老师一不问好，二不让座，三不倒茶，却把脸拉得老长老长的，像个泥菩萨一动不动地坐在上面。李真想发火，但转念一想，“我是为执行毛主席重大决策而来的，要以大局为重。”他忍了忍气，还是先开口问道：“你请我来想谈些什么呢？事到如今，你能不能同程潜按原定计划通电起义呢？”

“通电起义？说的太简单了！”陈明仁像触电似的从椅子上弹跳起来，大声说。

“那你有什么想法？又有什么要求？尽管说吧，没关系。”李明灏平心静气地说。

老师的诚意，终于打开了学生的话匣子。

“我问你！毛泽东欢迎我起义是真是假？他会不会算我四战四平的老账？我过去以后，我的部队会不会归我统率？我还有没有指挥权？会不会把我当降将看待？会不会把我的部下当俘虏处理？……”陈明仁一口气提出了十几个问题，到了最后敲着桌子逼着李明灏表态：如果有半点不满意，宁愿战死，决不起义。

李明灏耐心地听完了陈明仁的发问后，板起了严肃的面孔，走到陈的桌前，用既严厉又关切的口气说道：“共产党不像国民党，毛泽东更不像蒋介石。共产党说话算话，毛泽东更是说一不二。毛泽东通过章士钊转给你的信不是已说得很清楚了吗？只要你站过来，我们就重用。别的例子不用多说，我一个国民党的中将，今天都成了毛泽东的全权代表，对于你提出的问题，还是一句老话，只要你过来，我们当即兑现，保你满意。”李的一席

话，消除了陈的许多疑虑。

“叭叭叭”，三颗呼啸的子弹从李明灏的头顶上飞过。陈明仁大吃一惊，拿起手枪越过窗户去追赶刺客，他对准黑影连发数枪、正中刺客腿部，他气愤地抓起刺客的衣领，喝道：“你是什么人，胆敢行刺本司令官的老师，如不从实招来，我宰了你。”

“我说！我是司令官警卫团的副班长。今天上午，在白崇禧部当连长的表哥送我一捆钞票，并把和谈代表李明灏什么时候到司令部的情报及他的画像交给我，叫我利用夜间查哨的机会干掉他，成功了保我到白崇禧部当连长。”

陈明仁听了气得发抖，但出乎意料，他没有把刺客打死，却命令刺客连夜到白崇禧那里去报告，就说已把李明灏打死了。陈这样做，想以假乱真，更好地保护自己的老师。果然，白崇禧信以为真，但因李在国民党军队中名气较大，怕传出去遭到指责，他采取了杀人灭口的手段，当即送刺客见了阎王。

陈明仁用枪逼走刺客去报告后，怕特务再度暗算，大步跑回了办公室，第一句话就问：“老师，你伤没有伤着？”

李明灏风趣地说：“你看一根毫毛也不少！”

夜已经很深很深了，师生二人仍在推心置腹地畅谈。经过李明灏的耐心说服，陈明仁表示坚决参加通电起义。李高兴地握着他的双手，预祝他顺利地走向光明，并提醒他说：“要想顺利，必须耍假戏真做，掩人耳目，你远有蒋介石，近有白崇禧，大军压境，特务盯梢，你的处境十分艰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正门

谁，时时应该慎重处事。”

“老师，请你放心吧！”陈明仁激动地说。

根据李明灏的授意，陈明仁连日来发表了“反共”演说，高喊与“共匪”血战到底，还拉出部分部队在城区内挖战壕、筑工事、修碉堡、搬运武器等等，造成了一派抵抗解放军南下的战斗气氛，暗中他却频频与李及和谈代表会晤，就起义中许多具体问题达成了协议，一切都在紧张有序之中进行。离通电起义还只有3天了，但就在8月1日上午，陈明仁的稽查处长毛健均因民愤极大而被抓获，李决定交给中共处理。陈明仁得知消息后，暴跳如雷地质问李为什么把他的部下交给中共处理，他拍桌打椅逼着李放人，如果不放，就要撕毁全部的起义协议，不参加起义。

不管李怎么解释，翻脸不认老师的陈根本不听，搞得李极为难堪，整个代表团都束手无策。为了按毛主席赞同的起义部署行动，李没有顾及个人的面子，他亲自把毛健均交给了陈，但陈没有半点感谢之意，反而当众宣布，暂不考虑起义，李听后如劈雷轰顶，不知所措。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蒋介石指使黄杰与邓文仪两员大将亲带重金和手令，钻进了陈明仁的司令部。心情正烦燥的陈，一见老朋友来了，又是让座，又是倒茶，显得十分热情。肩负“重任”的黄、邓两位“特使”，看見陈的情绪很好，黄杰开门见山地说：“委员长见老兄在前线日夜运筹，颇为辛苦，特派我们两人带重金来慰问老兄”。说着，他从大公文包里拿出几十根闪闪发光

的金条，放在桌上。“还有委员长的亲笔手令，老兄务必执行，望老兄再创造一个四战四平的辉煌成绩，保你官运通达，荣华富贵。”

正为人生面临着再次选择而五心不定的陈明仁一听，很感为难，默不作声。黄、邓二人一见此状，相互丢了一个眼色。邓文仪便换了个面孔说道：“你是不是已被‘共匪’收买了，他们给了你多少钱？许了你多大的官？你受委员长多年的栽培，只能做不成功便成仁的党国英雄，不能做委员长的叛将。”只听得“咚”的一声，他从公文包里拿出一支崭新的美式手枪，重重地往桌上一放。“这是委员长赐给你的，要你随时带在身边，当你战到不能为党国效忠时，就用这结束自己。”

“什么？委员长是这样吩咐